

〔第八章〕

独特性癖

性解放的教育

性教育专家和一些经常谈性的医学专家常说性有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我在本章中将要显示真正有害青少年身心和情欲齐头发展的，正是性医学专家的这些压抑性的说法。青少年的性是可以对青少年身心皆有益的。（在第九章的『青少年的性』一节中，我对这个话题还有一些补充。）

不过，『青少年的性』并不是本章的焦点，本章主要处理的是另一个更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如果我们略加反省便可看出来，以生理医学为主导的性知识其实和性情欲没有什么关联，可是为什么一般人的心理会认为医学和性密切相关？我将指出这正是性压抑社会中的典型社会心理。

更有甚者，我将指出目前在生理医学主导下的性知识与性教育都是禁欲的、复制男性偏见的，而且都预设了父权制的性压抑道德。（在第九章的『我要性高潮』一节，我还有对这个论点的补充证明。）

为什么我们目前的性教育不是促进性愉悦的？为什么在性教育过程中，我们觉得不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性教育是在巩固『知识\权力』（知识和医学专业权力、父权、国家权力）的勾连，而不是『知识\欲望』的交流渗透。

在铺陈上述这些论点时，我在本章首次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亦即，每个人的情欲快感模式有极大的独特性癖倾向，或者说，有非常个别的独特性。读者将会逐渐领会到这个主张

有很深远的蕴涵。

虽然这几年有关性的专门书籍大量出版，有关性的讨论充斥媒体，甚至连电视节目中也特别包含谈性的单元，看来言论尺度大开，大家都可以在台面上谈这个过去视为禁忌的话题了。

不过，让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这些谈话写法对解放我们身上的压抑和禁钢没什么好处，也没多少用。因为，它们还是遵循了国中生理卫生课本十四、十五章呈现两性性器官构造的模式，只谈生理构造而不谈性是什么、性有什么感觉、如何使性更爽更自在，以及性受到哪些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权力的因素影响等等真正和性直接相关的话题。

我说目前的性教育和性资讯不脱生理卫生教学的模式是一点也不假的。你看看，在书本和媒体中谈性的是哪些人呢？最有权威，最有发言权的都是什么泌尿科妇产科的医生，连非医生写的书也得冠上这些医生的大力推荐才有得卖。

可是，泌尿科和妇产科的专业功能说起来和性活动本身是没多大关联的。这就好像我们想知道哪家餐厅的菜好吃，想知道什么叫做美食，想知道如何享受好菜的时候，绝不会去问肠胃科的医生一般。以防治和医治病痛为主要目标的医学是消极的、补洞的，它根本无法告诉我們如何积极的去创造愉悦、享受性爱。

但是，为什么一谈到性事，我们就习惯的要去向医生呢？

有几层原因。第一，我们在情欲经验中有太多挫折，太多不爽，太多惶惑，可是我们又常听说，性是多么美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情。这种矛盾使我们觉得，自己不爽一定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装备』有毛病，既然有『病』就应该找医生看病。

这个一般的反应其实反映了我们对性的肤浅理解和假设，我们以为性就是把两个人的生殖器官放在一起，而且一放就会自动爽了，要是不爽，一定是有病。这种看法忽略了长久以来的性压抑从未培养过爽的基础，包围在羞耻和恐惧和无知惶惑中的生殖器官要如何克服万难，来和心理上的愉悦搭线呢？而且，照医学人士自己的说法，性上的问题百分之八、九十源自心理的问题，那么，专攻生理和病理的医学人士又有什么权威来解决性方面的问题呢？

第二，知识一向代表权力，性知识的隐晦意味着只有医学专家得窥堂奥之秘，也就是只有医学专家有权威可以就性事发言，而医学专家们也努力在自己的言论中传达这种专业权威的形象。用解剖学的术语来眩惑一般人的眼睛。出于对专家和术语的膜拜，我们以为，专家既然能告诉我们身体的『正当』功能，那么，一定也能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事实上应该是愉悦的）使用器官吧！

这种看法源自我们对科学的迷信。我们以为专家是最中立客观的，他们一定可以毫不带成见的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差异，男人如何才算正当，女人的爽又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没注意到的是，专家也是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们的学术专业或多或少也

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性别、对男女、对身体功能的眼界限制。

我的不少朋友都曾经遭遇过妇产科医生把女人的身体只视为生产机器，只关心女人的生殖功能而不管女人自己身体的感觉。我们也常在医生的公开谈话中听见一些对男女两性的陈腐观点，令人纳闷医生们是不是还活在十八世纪。说实在的，医学专家口中的『正确使用性器官』多半只是当下道德规范透过医学语言来自我复诵而已。

更重要的是，医学专家用生理的语言模糊了权力关系的事实。当性变成愈来愈热门的话题的时候，专家也顺势制造错误印象，使大家以为两性之间的问题源自性事上的不谐调，只要学点技巧，有点耐心，听从专家的开导，便可以调适了。这种简化的逻辑只不过强化了医学专家的权威，掩盖了他们的保守立场和婚姻补救者的功能。

第三，在一个性不开放、性知识有待创造和流通的社会里，人们由于不知道自己表现如何，也不知道别人如何做，因此他们最关切的问题多半只是出于焦虑的『我正常吗』。在没比较、没有信心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的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公订标准，以便安抚心中的疑虑。

因此，你会在书本和媒体中看见医学专家们告诉你阴茎要多长才算正常，高潮要有什么反应才算正当，中年人性交的频率是多少等等。这些公订标准不管是经由医学专家提出，或者是广泛问卷调查的报告，都带着『正(常)』字标记向世人宣告。但是，它们的效应不外是

让读者自行检查是否合于标准而已。

问题是：我的阴茎尺寸正常，勃起次数正当，这是不是表示我就一定能痛痛快快的让自己和性伴侣都爽？我的乳房发育正常，阴部也没有什么异常或疾病，这是不是就保证我做爱时能全心投入，追求愉悦？

如果泌尿科妇产科的医生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只能提供一些想当然耳的含混答案，那么，你知道自己的生理器官合不合标准，正不正常，有什么意义呢？重要的关键问题不在生理器官啊！

人的快感模式和经验是在一连串的因缘际会中形成的。其中的偶然因素可能包括早期手淫的误打误撞、性幻想材料的形成、偶然接触到的性刺激、对自己身体形象的评估和探索、与他人交往时的偶发情欲状况等等数不尽、列不完的生活经验。这些事件和感受都可能左右一个人的快感模式，影响他产生快感时所需要的条件。于是，一个在早期手淫经验中养成刺激阴核习惯的女人可能会把她的快感带集中在阴核上，若是不直接接触就不爽。另一个习惯以偷窥方式达成性刺激的男人则可能只有在创造一个偷窥的情境或者至少扮演偷窥者的情欲角色时才能勃起。

事实证明，我们每个人的快感模式有极大的独特怪癖倾向，因为那是我们个人生命历程的某种选择性的沉淀和累积。我们对某些颜色、某些声响、某些情境、某首歌曲、某个身体

部位、某件衣物、某些动作，常常产生莫名的兴奋或厌恶。这是过去经验的烙印，和生理器官正当与否根本上关系。

这就好像人人皆有口舌味觉，但是有人爱麻辣，有人要酸甜，有人喜欢披萨配牛奶，有人偏好猪血汤不放猪血，这些差异从未令我们感到焦虑而担心自己是否正常。因为，吃的文化早已是大家公开谈论多年的话题，个人的口味习惯偏好也早已在言谈中被接纳，被正当化了。

可是，正是在我们这个尚未公开交换性经验，尚未公开谈论个人性癖好的压抑社会中，性和情欲才会引发正常与否的焦虑。我们以为要是不知道标准答案就有不正需的嫌疑，因此我们追着医学专家要答案。而出于专业的眼界限制，专家们只能提供性器官的解剖图和不包含身体感受的一般功能解说，以至于大家虽然在图上认得出部位，口中也说得出口语来，说明功能，但是，对于自己身上的冲动和需要，还是哑口无言，找不到感觉语言来表达，更没有贴切的字词来理解那些混乱的感受和奇妙的愉悦。

我们的文化刻意拒绝让人感觉自己的身体或理解自己的情欲需要，这种管制是出于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在一个高度压抑一切和性相关的事情的社会里，性和情欲经当被隔绝在个人生活的其他层面之外。我们以为情欲是个成年之后才自然发生的東西，我们相信性是一件非常神圣隆重必须要有慎重心理准备才进行的成年事，于是青少年被教导专心读书考试，我

们想等他们的人格和个性发展完备之后再谈怎样处理情欲和性。

可是，人格和个性的培育成长正包含了人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情欲、自己的冲动、自己的需要等等所抱持的积极正面态度。

一个无法面对自己的性器官及其分泌物的女人是谈不上展现什么独立自主的气魄的；一个天天为手淫而焦虑自责的青少年是很难发展什么开朗自得的人格；一个对自己的身体和情欲抱持逃避的态度因而对它们迟感钝觉的人，是不可能和另外一个人发生亲密关系时充分投入、充分享受、充分欣赏眷恋对方的。

换句话说，目前我们在教育和性知识所使用的压抑手法必然会在青少年的人格个性发展上留下恶劣的影响。

建立在主体意愿上的性经验及相关的情欲思考讨论，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巩固自信与胆识、练达与缜思的主要力量来源。但是我们这个性压抑的社会只想用学业、爱情、婚姻来延后性生活和情欲经验的开始，同时用羞愧、罪恶、污秽来抹黑这股生命的基本动力。

在医学垄断性知识的模式之下，所谓性资讯和性教育常常只是另一种性压抑。它所高举的『正确』、『正常』标准不但消除不了青少年的焦虑和渴望，也没法帮助青少年认识并接纳自身的独特倾向。这种以管教和压抑为职志的性教育最不鼓励的就是多元与创意，它所灌输的是执着于一种快感模式、少数快感部分、有限的情欲故事——而这才是真正的不正常。

说穿了，大人们对青少年性行为的高度关切和焦虑，正凸显了大人们自身对性、对情欲、对开放式教育有极大的无力感。正是因为大人们无力处理自己的问题，才会『将心比心』的禁止青少年探索身体和情欲。

可是，青少年总是会自发的去探索的。我们这个充斥性刺激的社会环境早已使得他们的情欲发动，如果大人们只是一味的压抑他们，禁止他们，恐吓他们，所得结果将只是把他们的情欲活动地下化、罪恶化，而不能在其中开发出积极正面的意义，使情欲活动也成为青少年成长经验之一。（事实上，即使大人们自己无能处理性解放，也不该挡在青少年成长的道路上，而至少应帮助青少年开发身体和情欲，去除罪恶或羞耻感。）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前的性教育是绝对帮不了青少年的。因为，我们的性教育专家们只想教生理器官的名称、位置和解剖功能，只想赶快传达道德教训来压抑或升华青少年的性冲动，只想如何劝青少年少想这方面的事。性教育专家们是不会开辟前卫开放的言谈空间，不想创造各种各样多元解放、肯定差异的语言说法，不敢鼓励青少年们主动积极尝试并讨论情欲，以便理解并开拓自己的感觉和愉悦模式的。

医学专家们既然一心规范管教，他们对个别差异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不但如此，他们对开发更多有创意的快感经验和快感讨论更是想都没想过，可见医学专家自己也是性压抑的受害者。只不过，他们占据着有利的位置来继续执行性压抑，继续维持标准答案和标准模式的

权威，他们对帮助个人追求更满意的情欲经验是即使有心也无力的。

因此，如果你想丰富你的情欲生活，希望你沉寂的情欲再度活过来，希望了解自己的快感模式是如何形成、应如何开展，那么，你向医学专家的书中找答案是绝对徒劳无功的。

要向哪里求助呢？最起码，你可以从心理分析、从文学、从哲学、从社会文化分析中找到片片段的呈现。只要你放弃追求那无用的标准答案，只要你肯定个人的一切独特怪癖都有其道理在，那么，情欲的经验和材料是处处可见的，就看你用什么开放的眼光去搜寻它们。或许从今天起，我们就得用情欲的眼光来读手边的各种书籍，用情欲的眼光来看身边经过的人，用情欲的想像探索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把自己幻化融入各个激情柔情的场面。这些尝试和实验绝对比一百本医学专书还来得有建设性。

此外，如果每个人的快感模式和情欲资源都有其独特性，而且都应该再发展得更多样，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换性经验的心得，诉说各种真实的、想像的、改造的情欲故事，写自己喜欢的情欲小说、编自己喜欢的情欲剧本，不都是很有建设性的活动吗？反正你已经有了一些和好友同事组成的读书会、美食俱乐部。股友会、球友会、血拼购物党等等小组，何不逐步在这些小组中发展情欲对话？先从既有的现成的读物谈起，慢慢建立对话的基础，创造谈话的语三言和自得的态度。

我们对于性和情欲的理解及享受，既不能指望医学专家来引路，也不能建立在坊间出现

的那些生物论观点上。这些生物论的性学观点说穿了是用生殖来理解性活动，因此才会得出结论说雄性应该主动而且占有雌性，以便保障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雌性则应该配合雄性的生殖活动，为保存并抚养后代而尽心尽力。这种援引生物学的科学证据以便证明雌雄有别的做法，完全忽略了人类从来就不是为了生殖而进行性活动。如果人类只能为了生殖而做爱，那么，一切在排卵期之外的性都应该被禁止，一切在爱情中进行的性活动若不能繁衍后代就应该不要做。

在情欲和快感的事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权威，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身体和需要做主，并主动积极的探索、实验、研究、创新。这种自主的能力既是自信的重要基石，那么，我们的性教育，正确的说是性解放的教育，也应以此培养这种自主能力为主要目标。

让我们大家来说情欲故事，创造更多快感的来源吧！只有在更开放、更不压抑的言论风气之下，我们才可能寄望创造不再饱受性压抑之苦的新人类。